

·散文·

绿色使者

◆苗沛旺

“苗校长!你怎么到这儿上班了?”一位身着草绿色标志服的邮递员,边掏报刊边笑嘻嘻地瞅着我的脸道,“二十多年没见面了,你还认得我吗?”

听着这亲切而熟悉的声音,望着面前这位紫铜色脸庞、尖下巴、少白头的中年人,我思索片刻猛然间惊喜道:“噢,你就是李林山吧!”

“对!对!我就是小李。这么多年了,你还没有忘记我。”他高兴地说,“苗老师,今后除了星期天外,又要天天和你打交道了。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,请多指点。我走了!”

望着李林山远去的背影,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1972年的深秋,我在绛县陈村公社陈村村担任七年制学校校长。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的季节,河床上洪水翻滚,不时发出大石块滚动和互相撞击的声音。站在奔腾怒吼的河边,真是令人胆战心惊。一天,雨下得特别大,正当我在校部门口望着大雨愣神时,一位身披绿色雨衣的人出现在大院中,深筒雨靴中的黄水随着他的走动扑扑哧哧地往外

冒。他一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,一边大声问道:“同志,你就是苗校长吧?”

“是的。你是……”我边回答边把他让进办公室。

“我叫李林山,以后你就叫我小李好了!”他一边取出雨衣中的邮包一边说,“从今天起,陈村公社这三个山区大队和平川五个大队的邮递任务就交给我了,有什么要求请及时提出。我有什么困难也免不了要麻烦你们呢!”

我给他倒上开水,他顾不上喝就开始往出掏报刊信件,并让我清点登记,凡是报纸必须记住是几号,刊物要记住是第几期,并盖上“收讫”戳;如果是包裹单、挂号信,还得盖上我的名章。

他一边忙一边说:“苗校长,请放心,今后少了报纸或刊物,你给我及时说一下,我一定想办法补上。如果万一找不到就退款。另外,我保证按时送报,风雨无阻,也决不让别人捎。可是,每次来后要盖‘收讫’章和名章,万一你下山开会让我找谁?你给我找个教师吧!”

我当即给他指定了临时收发员。

这时,雨下得更紧,河水吼声更大。我和其他老师七嘴八舌地劝说他,今天千万不能走,因为水更大冲击力更猛,太危险,干脆换件干衣服吃过饭好好休息一夜,第二天再说,如果有人下山相随才更保险。

李林山非坚持下山不可。他说:“年轻人,没事!我下去还有五个大队要送完。明天还要送紫家峪的,每天都有每天的任务。”无奈,我们几个老师只好站在校外高地上,目送小李冒着生命危险踏上新的路途,直到看不见人影才感叹着返回办公室。

想想多次过河的经验和步行几十里路程的艰辛,又想想李林山坚定勇敢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作风,使我对人民邮递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
有位教师笑着说:“‘新官上任三把火’,我看这小李能坚持多长时间?”

事实胜于雄辩。多年来,李林山一直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。

有一次,我下山开会,在半路上碰到小李。当时雪下得很大,我们都成了“白人”。我

让林山把报纸杂志交给我带回去,他一边急急地走一边大声说:“不行,不行!还有十几里不算啥,领导强调当天必须盖章……”还有一次,我从县上开完会返回途经陈村时,碰上李林山正背着邮包往陈村峪走。我恳切地说:“林山,把东西交给我就行了,你赶快送山下五个大队去吧!要不,我给你签个字,以后再补章。”他坚决地说:“不行!把当天的报刊送到指定地点是我应该完成的任务,哪能让人捎!”

多少年来,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,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,李林山总是那样默默无闻地工作着,报纸、杂志、特别是信件,从没有误过、丢失过,深受山区人民的爱戴与信赖。

光阴似箭,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在新的岗位上又一次遇到这位好同志,他还是那样的认真,那样的负责,那样的执着……

该文于2001年发表于《中国邮政》杂志和《运城日报》枣花版。

报党恩

◆刘玉栋

我出生在山西省绛县横水镇乔寺村,在失去深造的机会后回村务农。天生不服输的我奋起向多舛的命运抗争,繁重的劳动之余,重新拾起对语文的偏爱,阅读了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欧阳海》《平原枪声》等多种文学书籍,丰盈自己的素养。同时,斗胆捡起纸笔,撰写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新闻报道等稿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的多种习作很快见诸各级报刊,引起县委关注。1983年,绛县县委破例将我招到县委通讯组,从事地方新闻工作。

1985年7月,我庄严地站在党旗下,举起拳头宣誓,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从此,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不分节假日、公休日,一头扎入全县机关、农村、企业、学校,在火热的生活中采撷鲜活的新闻,每年均在《人民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山西日报》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新闻稿件100多篇,被《中国交通报》《山西日报》《运城日报》和山西广播电台等媒体授予“优秀通讯员”。由于我的业务成绩突出,1987年获新闻记者中级职称,1989年任绛县县委通讯组组长,1995年6月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县委督查室主任兼县委通讯组组长。期间,我撰写了数百篇领导讲话、调查报告,1998年获县委县政府“创新创业旗帜”、山西省委办公厅“信息工作先进个人”。2000年12月,任绛县司法局局长,所在单位连续5年获省级“综合治理先进集体”,本人被运城市委授予“十大优秀干警”,荣立运城市委劳动竞赛委员会二等功;2006年8月,自己被国家司法部授予全国“四五普法先进工作者”。我先后被绛县政协吸收为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届委员。2007年7月,我退居二线后,潜心文学创作,先后出版了《古绛春秋》《晋文公》《魅力绛县》《探花府》《绛县信合志》《改革开放四十年,故绛大地拓荒人》《大盐商》《古韵横水》《平遥府志绛县内容》《山西涑水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志》等长篇小说、长篇文化散文、报告文学集、校本教材、行业志书等十余部。其中,《晋文公》被列入山西省农家书屋重点篇目,在《黄河晨报》连载150多期;长篇文化散文《古绛春秋》、长篇小说《晋文公》获运城市委宣传部列入2017年文化扶持工程。期间,《秘书工作》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经济日报》曾报道过我的事迹,新版《绛县志·人物》予以介绍。2003年,我被山西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2008年,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2015年退休后,担任绛县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县政协文史研究员、绛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。

俗话说:“羊有跪乳之恩,鸦有反哺之义。”回首往事,我这个农民的儿子之所以有今天,全凭党的赐予。2019年,我不幸患病做了手术,身体大不如以前。好朋友们都劝我搁下手中的笔,颐养天年。表面上,我对好朋友的相劝点头称是,但心想:人生在世,终有一死,与其无所事事苦捱时日等死,不如抓住有限的时光,继续研究地方历史文化,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。

·诗歌·

男人的本色

◆齐全社

这是春天吗
请看眼前那淅沥的帘
我以为
那是春天的雨
不 那是男人流着的泪

这是夏天吗
请看身上那七彩的斑斓
我以为

那是山花烂漫的峦
不 那是男人流淌的鲜血

这是秋天吗
倾听着脚下那沙沙的声响
我以为
那是落红在与凄风合鸣
不 那是男人征途时磨破的鞋

这是冬天吗
请看前方那闪耀的晶莹
我以为
那是冬天里的雪
不 那是男人意志的锋芒
能够穿透迷茫
看到光明

·相声·

探阴山

◆尤生荣

《赵城金藏》共6980卷,现存4000余卷。日本鬼子很早就觊觎这部稀世孤本经卷,多次密谋盗窃抢夺。先辈们为保护经卷,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,先后有十几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知道吗?这部中国佛教界最珍贵的经卷主要雕印地就在咱太阴寺。

乙:我知道太阴寺金代壁画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,八国联军入侵时,被荷兰人勾结奸商乡绅盗走,实在令人扼腕痛心呀!

甲:太阴寺鼎盛时期,周围的土地都是寺里的田产,僧侣多达六七百人,声名远播,就连包公也慕名踏足亲往。

乙:这从何说起?

甲:包公曾任管理河东盐业的钦差特使,多次亲临运城盐池,任闲下时光顾太阴寺,这有什么怀疑好奇怪的。

乙:这是你考证得出的结论?

甲:然矣!历史上太阴寺规模宏大,阴阳两界神仙,依位有序供奉,上至西天极乐世界,下至十八层地狱,各种机构齐全。塑有四大菩萨、十八罗汉、四大天王、天界众仙、十大阎君、狱卒判官、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、奈何桥、鬼门关、望乡台、阎王殿,极具恐怖森严,但凡生前作恶之徒,死后上刀山下火海,受尽各种酷刑摧残,刀劈斧剁,火烧油煎,被锯分身,磨粉狗舔,惩戒莫做坏事,劝人积德行善。包公在此结识闫君,才有之后的探阴山。

乙:传说包公日断阳夜断阴,阴间也有官职。

甲:柳金蝉含冤屈死,阴魂不散,告状到开封府衙。包公重审发现此案疑点甚多,人命关天,遂带人到此察看。掌管生死文书的判官系此案真凶李保的舅舅,为保外甥性命,背闫君偷改生死簿,并将柳金蝉藏到阴山背后单独看押。殊

不知,他所做所为都被添灯油的油流鬼看在眼里。在包公找不到柳金蝉,与五闫君秦广荣争执吵翻的关键时刻,他良心不泯,如实讲出真相,最终判官问斩,澄清冤案。

乙:据我所知,内蒙古也有阴山,何以认定包公探的就是咱们这儿的东华山?

甲:我实地考察过了,内蒙阴山虽大,却未设阴曹地府,地处北疆,遥不可及。包公供职开封,位于我们东南(唱):“朝东方望一眼,一阵明,一阵暗。望开封,那正是我的家园。”这正是包公站立阴山,眺望开封发出的思乡感叹!

乙:你还真是下了一番功夫!

甲:不经过充分的考究论证,如何让人信服?还有证据支持我的这一论断,你去过绛县柳庄村吗?

乙:去过,远近闻名的古文化村,陈唐大将曾在此指挥过晋南战役。

甲:据我考证,柳金蝉就是柳庄人。正是由于她的出现,才叫的柳庄。

乙:还有这么一说?

甲:知道绛县烟庄村吗?

乙:我明白了,照你这么推,想必颜查散是烟庄人了。

甲:然矣!

乙:不对呀!烟庄的烟不是颜查散的颜呀?

甲:早年识文认字的少,颜姓的颜难认难写,叫转了,烟颜不分嘛!

乙:没听说过。

甲:关于包公探阴山来东华山和太阴寺有诗为证。

乙:还有诗为证?

甲:有位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写道:“包拯断案探阴山,舍身忘死申民冤,华山杯中救金蝉,太阴寺里铡判官。”

乙:这是哪位大师写的?

甲:我写的。

乙:你呀!

(二人鞠躬退场)